



管子全書

重訂

十三之十四

二十  
十一

服部文庫  
117  
350  
8





117  
350  
8

管子卷第十三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周元會環生

參評

蘆泉劉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心術上第三十六

短語十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

心之在體當身之中凡身之運為皆心之所使故象君位

竅之有職官之分也

九竅則各有職司不能以此代彼若百官之有其分也

處其道九竅循理

心之君處常能順道則九竅所司各循理而應也

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

君嗜欲充益動違道則九竅失其由故目有所不見耳有所

梅士享評無偶以為尊除欲以為潔貴任以為能因應以為用以君喻心道得即君道得也



沈鼎新評聖人不禁動猶物不禁飛走但先之則代便離靜體

楊慎評虛即舍之矣潔能留之矣潔能留之矣潔能有淺深然由致清而舍漠其語何存故

所不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上順道則毋代馬走

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

則春演今天下之為道皆有心者不知道之以無心

役乎哉走者走飛者飛動者動我無代無先動則失

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能走者馬也。能飛者

飛走而欲以人代之雖盡力弊翼而終竟不能盡與

人竝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但能空虛心之

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不潔亦喻情欲人皆欲智而莫索其

所以智乎所以智者虛心以循理也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

祭可以入聖

姚樞評虛故智生求則有心

但能虛心循理其智雖復遠投海求之者不得處之

者將欲求之智終不夫正人無求之也智既不可得

而求之春演智乎通于神舍于心且不得與何外

求之而能奪凡能奪能求皆有形者物也心之智物

物其藏也淵而不測其來也孔而不瀾其發也源而

不涸其用也決而不竭故聖人者不思而得不求而

獲神哉智乎有所以為智乎智心也所以為智神也

故曰昨者神入之今不神入之欲不神之無入而神

其虛乎欲虛其除不潔乎凡天下之不潔者欲也神

不自許也故生而神靈無欲也用志不分神凝無分

欲也。是以聖如赤子神舍而處唯處得處唯無求自

求曰至無而供其求唯無內無外唯無予無奪無奪

入舍留處不故能虛無虛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人事各登降揖



讓貴賤有等親疎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六字

殺戮禁誅謂之法謂簡擇於物未有能與道為一者乃殺戮禁防之此法之用也大道可安而不可說夫道無形無聲者也體神而安之則有理存焉如欲說之無緒可言

直人之言不義不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

又孰知其則謂安道之君子雖人言其不義驚然不顧言既不出於口理又不見於色言理

既絕四海之人誰誰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言能體天而虛順地

有能知其則義哉潔其宮猶靈臺也開其門門謂口也

而靜則道德全猶靈臺也潔其宮宮心之宅開其門門謂口也

理而言下解去私毋言謂毋私言神明若存則神存

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雖紛然而亂但靜而順之則自理也春通心欲清耳目欲

楊慎評直人合道之人以直應物者也其言不設義不預顧不出口不見色斯何言乎解者知之

鮮下天有中字

開惟清而後開不然目不見耳不聞上失道而下雖事也從解為得無言若存又塞充鎮樸之用本在去私去私則靜靜而紛乎自治強不能偏立智不能盡謀忘強與智然後所謀而盡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立名當而盡故必知不言無為之事然後知道之紀道以不言無事為紀

殊形異執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為天下始君人者必殊形

異執與物同理故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若不惡死

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若不好利雖不利之亦無怨

之孽也可殺之生而之死也春通惡死好利自心好惡

是以吾所大是以君子不怵乎好怵止也

患為吾有身是以君子不怵乎好利之情下解中作

黃震評言事俱無此是何境不作為鏡

朱養純評有好惡因有得喪心



蘇軾評直遊  
德園

績按此以  
上經下秋  
其義

張榜評難解  
而能甚疏宕  
不作訓詁態  
朱長春評此  
心術解與版  
法等不同往  
往微中道中  
人之言非道  
外者所解

怵。不迫乎惡。不迫。移人惡死之意。恬愉無為。去智與故。其應也。

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故事也。既忘智。則事自去。過在自用。

自用不順。罪在變化。小聰明。變舊章。則成罪也。是故有道之君。其

處也。若無知。寂泊之至。其應物也。若偶之。若符契自然而合也。靜因

之道也。凡此皆虛靜之理。循理之道也。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

職。官之分也。此已下。上章之解也。然非管氏之辭。豈有故作難書。而復從而解之。前修之制。

皆不然矣。凡此書之解。乃有數篇。版法。勢之屬。皆管

氏之辭。故使然也。今究尋文理。觀其體勢。一韓耳。日

非之論。而韓有解老之篇。疑此解老之類也。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

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

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為而制竅

者也。心無嗜欲之為。故能制於九竅。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

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君之能不預於下之誠。凡為其所能。無不誠。毋

先物動者。撻者不定。趨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

位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靜為踴。君於陰。故曰。動則失位。失位。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

動矣。君亦能制臣矣。故曰。靜乃自得。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

無外。其小無內。所謂大無不包。細無不入也。故曰。不遠而難極也。

楊慎評與下  
誠大是入解  
理味不薄人  
君可與誠而  
不可與誠汝  
翼與誠也散  
翼與誠也



楊慎評形並  
有間反有易  
得道並無間  
反有難得

朱長春評黃  
庭曰神戶之  
中常修治積  
精香潔玉女  
存

趙用賢評言  
人求知彼必

虛之與人也無間虛能貫穿人唯聖人得虛道故曰

並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職主也言所稟去

欲則宜宜則靜矣宣通也去欲則虛靜則精精則獨

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

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人皆欲知而莫索

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有此然後不修之

此焉能知彼無此其具則修之此莫能虛矣虛者無

藏也此既修則彼不能虛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率

也無知則循詐者無能藏隱故也無藏則奚設矣既不能隱藏則無

孔子書先作是

先修已設心

以待人一設

心則非虛矣

謂之虛者以

其無藏也必

去知無藏然

後不來不設

心無慮而虛

矣注非

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矣天之道虛其無形虛

則不屈屈竭無形則無所位赴無所位赴故徧

流萬物而不變無物與之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道謂

因德以生物故德為道舍績按生知得以職道之精

無形謂道寓于物有形謂德得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以然

稟道之精也得道之精以無為之謂道無為自然舍之之謂德

也得道之精故道之與德無間道德同體而無外內故

言之者不別也同體故問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道德

之理可問者則有所舍所以舍之異也春通問之理

人間君臣父子之交恩義各有理為事紀道德不出

沈鼎新評難  
理則無舍



周元會評因  
理又出義禮  
權法來

趙用賢評事  
至則應非先  
設故曰不妄  
言字即前義

于人間倫敘之外。雖以無為之。必以理舍之。舍者德而所以舍。則人間之理。其宐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宐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有禮則有法。故曰同出也。故殺僂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督。察也。謂以法察事。法出乎權。權出乎道。權。道者。事從之而出。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莫人言至也。人無者。理之至也。不妄言應也。有時宐言。則應物故。應也者。非吾所設。故

也注非

楊慎評書  
直人之言解  
曰莫人言至  
也或是莫字  
誤其意謂直  
人言至人也  
或是以莫人  
言解直人之  
言謂無言也  
不妄即不義  
不宐不顧皆  
為句以不妄  
言為句大謬  
解自明

能無宐也。不顧言因也。無所顧。思者。因舊故。因也者。非吾所願。故無顧也。因。舊也。非吾所為。故無顧。續按此節解上能言。乃為至也。不宐。即上不義。言人心不先裁制其事物。來順應也。故曰非吾所設。言不預設也。不顧者。因物而動。非吾所願。慮也。春。通。道不可言。莫人言至矣。言之不如行之。故聖曰。耻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之不出。所謂行非我也。迫而後應。因而後起。應非吾設。彼唱此和。如影之副形。相從也。何宜言。言則應已後矣。因非吾願。隨物轉移。如鑑之付形。變而不可極也。何容顧言。顧言則因者滯矣。不出於口。不見於色。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圍也。不知深淺。之。圍。城也。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潔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



朱養和評惟因是以應

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去欲好之  
過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物固有形。形  
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不得無實。姑形  
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姑且也。且言形者以其形也。故曰聖人  
不言之言。應也。言則言彼形。耳於我無言。應也者。以其為之人者  
也。人有所為。故聖人得不應。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  
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合之。無為之道。因也。因也者。  
無益無損也。損益者。生有為。以其形。因為之名。此因之術也。  
見形而後名。非因而何。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萬物雖多。立名以紀

續按此知知道之紀

朱長春評無則虛又加與物異曰異則虛明乎虛而後不物也不始物而為萬物

之人者。立於強。必強。然後有所以立也。務於善。必善。然後成人也。未於能  
能未成者。動於故者也。凡所運動。必循於故。致也。聖人無之。謂無字物  
之心。無之。則與物異矣。物有我無。異則虛。異於有。故虛也。虛  
者。萬物之始也。有形生於無形也。故曰。可以為天下始。聖人體虛。  
故為天。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迫人於惡。故失所好。怵於好。則  
忘其所惡。為好所惕。故忘其惡。非道也。二者皆非。故曰。不怵乎好。不  
迫乎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  
為。去智與故。言虛素也。凡知與言。習從虛素。生則無邪欲也。其應非所  
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已而以物



朱養和評心  
是佛佛是法  
佛法無二二  
合為僧

舍已而隨。為法者也。春通連上句感而後應。非所設也。

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

虛。不虛則作於物矣。變化則為生。謂有為於營生為生則亂

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故曰因也君

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

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

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朱長春評古之言道術。無有不本于心。心神乎微乎。道之舍人之元。天地之委命也。以神而縮形。役形者。神不若以神而養神。煩神者。道不載。故一無而神道備矣。天之虛。地之靜。天地故常無為而起。

化。人之所不洽。天者。膠膠擾擾。虛靜喪而有累。無也。道將不捨。身將不修。人又將焉治。天地將焉贊。讀管子心術。而知古之道術。昭昭揭日月也。其文約。其旨精。其義微。四百言。即五千文之要。宗而三乘之秘藏也。儒者展之以持世。為王為伯。二氏葆之以善身。曰虛曰空。虛空者。無有。而無不有也。是以知心神而道大也。莊子曰。心養曰無。摠人心曰大宗。師曰。應帝王。天地以來。有失其宗。而應帝王哉。無有。

又評道家借君術。譚道術。此又借心術。譚君術。微言密藏。直是登假說法。不啻徵心。往往印心。心宗鏡也。功到地到者。頓了之。大公道隱。人所傳。丹書陰符。其授必有所自。踰臺而鷹揚。望期而剖封。過二歷而化。其進乎道矣。應石室中秘。冊府遺在焉。或國中元獻。世家宿業。有淵源。敬仲有所本耶。計時亦與柱下相接。而桓文前之春秋。非穆莊後之春秋。天下之治道術者。尚多與宜。聖已生。未光之



運。至老窮於轍。而益非矣。泣麟騎牛之隱。而術遂為天下裂。

### 心術下第三十七

### 短語十一

梅士亭評前篇言心體耳此篇言心不可不治樂理敬靜所以治心而反其性者也

沈鼎新評物官身搖身亂則仍歸于定

形不正者德不來。有諸內必形於外。故德來居中。外形自正。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  
中不精者心不治。精誠至之謂也。中能誠至。心事自理。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來。  
績按。後內業作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神莫知其極。正外形。飾內德。則下觀而昭知天下。通於四極。物之義。可以逆順。故能昭知天下。自近以及遠。通達於四極。是故曰無以物亂官。則官毋以官亂心。健羨太甚。此之謂內德。官貨兩忘。春通南華經曰。毋勞爾形。毋搖爾精。又曰。正女形。一女視天和自至。故道將形神俱妙。必先形神俱定。定

揚慎評形正而德來充美而心得皆道以華言非言以擬道也

者虛其室而神入舍也。神吾神也。從外來乎哉。以其外而內集。若翼然來云耳。已來則神通。定慧不出戶。知天下矣。知天下然後可以治天下。治天下必先于治吾身。精緒之說也。是謂心術。謂內德。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無欲則意氣定。氣者身之充也。實身。故曰行者正之義也。行不違中。正克不美。則心身之充也。行不美。則心不得。充不美。則氣邪。故行不正則民不服。行不正。則邪枉。故人不。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因名而財。則物生之不爽。故天下之理不傷也。財。同裁字訓。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天地以及萬物。皆有理存焉。直莫之亂。則是理矣。專於意一



葉水心評明  
辟善駭腐輔  
承權權

管子 卷十三

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但專意一心則耳目能專乎

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惠迪吉從逆凶豈能

止乎能已乎謂能止於已分績按能毋問於人而自

得之於已乎誠已自通問人致惑故曰思之思之不

得鬼神教之誠已思而不得非鬼神之力量也其精氣

之極也鬼神雖能教不精極者令有精極唯思之極

其得乃非鬼神之教乃吾心之靈一氣能變曰精謂

自覺此語極精學者宜深味之一氣能變曰精謂

神來教謂之精一事能變曰智而動之謂智也慕

選者所以等事也人之來助或占慕之或選擇之欲

績按慕心暮之達緩也  
懦弱也示達  
儒之形所以待  
事才之至等  
獨得也

張嶠評非一  
亦不能變

績按內業心唯執之君子  
能為此乎

孔穎達評執  
一者不變之  
一故不為物  
使

朱養純評安  
治俱由心則  
精智宜一

擇而不漏故事無極變者所以應物也物窮則變變

之所由令極於變通慕選而不亂極變而不

煩極變以順物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

一謂精專也既精且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

所謂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聖人裁物不為物使聖人者裁斷

不為裁而使已也心安是國安也聖心安心治是國治也聖

治是國治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理與安俱在於治心

在於中理心在於治言出於口則無治事加於民則

在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功成人服所以操者

非理而何



用堅柔之

管子 卷十三

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刑雖能操，怒雖能危。比之於道，猶為未功。物不能離。

道無不操，違道必危。是無不危也。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必每

操道然後百姓理。如此至不至無者，虛之道也。非

所入而亂。非至虛而為天下主必亂。凡在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

也。有司執制常奔本逐末，滯於刑政，非道也。聖人之道若存若亡，迎之不

隨之不見其後。援而用之，歿世不亡。道無形也，無形

故曰若存若亡。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無

世也。人能正靜者，筋朋而骨強。能靜則和氣全，能

移之時。戴大圓者，體乎大方。必體大方，然後能戴大圓。鏡大清者，視乎大

績按內業  
體心履

程敏政評華  
嚴色相從空  
境結成

曹彥評至非  
頑冥

績按內業  
金心在中不可  
蔽匿

何俊良評迎  
人處正不可  
匿

明。必視大明，然後能鏡大清。春通虛而用實，清以生

明，故天包乎地，鑑止而光，神含形也。定生慧也。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正靜者，則理順而

功立，故其德日新。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既知天下，則

遠通四極。金心在中不可匿。金之為物，彌

彌明，故比心於金中，苟有如金之心，則微見於外。外

不可隱匿之也。春通聖人之心，若鏡金心在中也。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其見於外或在

形容或在顏色。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至

之君常言之言，則人無不聞，故同於雷鼓。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

於父母，知子無若於父母，故以言焉。昔者明王之愛

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

管子

卷十三

十一



姚樞評說到禮樂性便步亦有歸着

續按此合內業定心在中一節而論文當有誤

楊慎評形以起知如鏡起

之不足以爲愛。刑之不足以爲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愛惡以爲心本也。故貨刑爲末也。凡民之生也必以正

平。正平則能保全其生。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喜樂哀怒過常則失

其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樂主和故能節怒。守禮莫若敬。

禮者敬而已矣。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外敬則合故敬能守禮也。

循察故能反其性。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

安心。亦既反性則忘其利安。雖中又有靜正之心也。春通心官思所以爲思。非心也。

其神乎。心神舍也。舍虛而神中。居心之中。又有心也。即性宗是。意以先言。意感而得言。意然後形。意感其事然後呈形。形然後

照思者發光之精也過即搖傷

岳正評不竭不涸以德來心治也

續按內業云窮天地被四海

思。有形則理可尋。故思之也。思然後知。思然後得理。故能知也。凡心之形過

知失生。是故內聚以爲原。泉之不竭。內聚思慮則用之不窮。猶泉之

有源。其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內和則外道表裏無權。故

若泉之不涸。而四支堅固也。春通長桑之上池。黃庭之玉池。道德之甘露。還丹之金液。意其不竭不涸之

原。泉與通。假聚而後流也。固因虛而爲凝也。是以誠則明。神攝形。能令用之。被服四

固。但能用此道者。則四支堅固。被及其身也。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

天下。察於地。解則無不通物。故能窮於上下。

朱長春評。心術是合道言。上爲宗。下爲支矣。語繁干前。而旨略寡。往往得珠于象罔。削玉于棘猴。亦玄後秘符說。林珍海足賞詣矣。



白心第三十八

短語十二

不必下有沈昂新評靖  
建字

時政和總以  
成其建宜立  
故利不得奪

建當立凡所建必有有以靖為宗靜則思慮審以時

為寶建事非時雖盡善以政為儀政者所以節制和

則能久又必當和同非吾儀雖利不為非吾當雖利

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凡此雖曰有利非吾儀也上

之隨天其次隨人所謂應天人不倡不和人倡而和

也天不始不隨後天而奉天時故其言也不廢其事

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形謂君

言人乃順而不廢其行事則有不隨若此者當原其

初始計其理實尋本其所生則其象可知象既可知

則其形緣其理則知其情順理則索其端則知其名

可索也名自形故苞物眾者莫大於天地萬物共在化物多

者莫多於日月日陽也月陰也民之所急莫

急於水火一日無水火則然而天不為一物枉其時

冬不為松柏不凋其霜雪夏明君聖人亦不為一

不為菁麥枯死止其雨露也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

人枉其法周公不以管蔡之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

其利冬行霜雪夏行雨是故萬物均既誇眾

矣誇大也天與聖人無私故萬是以聖人之治也靜

何潛評不為  
一物是以苞  
物

揚忱評以清  
淨目現清明  
空



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循名責實。則下無隱情。故理。正名自

治之。奇身名廢。奇謂邪。不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正名

法備則事無闕滯。故聖人無事也。不可常居也。居必有時而遷。不可廢舍也。廢舍則百度弛紊也。春

廢舍則百度弛紊也。春隨變斷事也。居變則不知時

以為度。事非其時。則不成也。大者寬小者局。寬則有餘。局則不足。物有所

餘有所不足。以有餘補不足。則事平。理均也。春滿人

之穿之。日夜無降。吾有待耶。吾所待。又有待者耶。此

中天地日月水火靜身以待物。至自治。知時以為度。

物有所餘。有所不足。皆微言也。兵之出出於人。人為兵本。其人入於身。

兵而有所功。入其身。兵之勝從於適。適和也。所謂師克在和也。德之來

曾彥評即是行其所行

姚樞評清氣含身

李泌訂詳於鬼二語絕新與

沈新評佳兵不祥如此則皆和風日露矣

從於身。修身則德立也。春通天道好還。人心善反。况

人身。故聖人戡兵而耀德。外兵五刃。我以出人。人反以

兵從敵而勝。德從身而來。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於

人者。則鬼祐。兵不義不可。春通不得已而用。恬淡為

上。聖人之用兵。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亟死。凶

也。不失人心。達禮而驕。無施而可。弱而驕者。強而卑。義信其強。音

則又其戾焉。死之速。不亦宜乎。強而卑。義信其強。音

卑。於驕有餘則卑之餘驕。於卑有餘則強。強則又驕。道者一人用

之不聞有餘。理。纔用天下行之不聞不足。無不足。此

謂道矣。多。少皆足。者道也。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



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

賊殊無取焉則動皆違道故人反背之而賊害也春

其人入入通歸兵于道福服天下違道無取反身而賊所謂

於身也左者出者也左為陽陽主右者入者也右

陰陰主死故為入也春通左右陰陽生殺刑德之義

也天傾地缺出入之象矣四時寒暑出入之紀矣始

者自傷也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不日不月而事以

從但循道而往不計日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順道

違道則凶豈須是謂寬乎形徒居而致名守道者靜

卜筮而知乎去善之言為善之事事成而願反無

其身寬閑徒然去善之言為善之事事成而願反無

而居能致令名去善之言為善之事事成而願反無

名若能去言善直能為善事其事之成願反之者默

然無名也續按去乃云字該言云善言為善事反

無名即下文能者無名也春通去善言為善事反

善事不言而躬行反無名不自矜其能能者無名

從事無事深能其事者必不求名然其從事安然閒

善事不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謂凡出命令當觀物

累事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謂凡出命令當觀物

而出孰能法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

凡此皆謂為故曰美哉弗弗弗弗與起貌謂能為而

而忘之者也故曰美哉弗弗弗弗與起貌謂能為而

功美日興故故曰有中舉事雖得其中而不孰

能得夫中之衷乎春通上言審量出入此中道也中

有而若無故法無法始無始終無終弱無弱所謂中

及無成盛衰循而已無已管子曰心為善事之謂道

朱養和評天

地解考六合

開可想此意

該一本作

程敏政評無

弗海篇音拂正字

揚慎評人以

中為衷衷失

與尚書原維

管子 卷之三

十五



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

賊殊無取焉則動皆違道故人反背之而賊害也春

其人入入通歸兵于道福服天下違道無取反身而賊所謂

於身也左者出者也左為陽陽主

陰陰主死故為入也春通左右陰陽生殺刑德之義

也天傾地缺出入之象矣四時寒暑出入之紀矣始

終終始得中之衷矣還人同反無出者而不傷人入

成盛衰循而已無已人而天地矣出者而不傷人入

者自傷也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

從但循道而往不計日不下不筮而謹知吉凶順道

違道則凶豈須是謂寬乎形徒居而致名守道者靜

卜筮而知乎去善之言為善之事事成而願反無

其身寬閑徒然去善之言為善之事事成而願反無

而居能致令名去善之言為善之事事成而願反無

名若能去言善直能為善事其事之成願反之者默

然無名也續按去乃云字該言云善言為善事反

無名即下文能者無名也春通去善言為

善事不言而躬行反無名不自矜其能能者無名

從事無事深能其事者必不求名然其從事安然閒

善事不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謂凡出命令當觀物

累事不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謂凡出命令當觀物

而出孰能法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

之也凡此皆謂為故曰美哉弗弗弗弗與起貌謂能為而

而忘之者也功美日興故故曰有中有中舉事雖得其中而不

能得夫中之衷乎春通上言審量出入此中道也中

有而若無故法無法始無始終無終弱無弱所謂中

之衷也以衷守中故成而不居安有極之及滿之虧

管子

卷第十三

十五

該一本作

程敏政評無能無事即下有中之旨

第海篇音拂正字

揚慎評人以中為衷衷失而難表故即其衷而喚之與尚書原維皇之意交切

績按節前心之中又有心意



楊慎評有無成故成可貴有成故無成貴無而有貴有適以貴無文特有新意非徒重無成而已

哉故曰功成者曠名成者虧故曰孰能弃名與功而還與衆人同君弃功名則與衆不異同於物者誰能害之也孰能弃功與名而還反無成弃功名則無所成名無成有貴其成也能貴無成乃是成也有成貴其無成也若其貴成乃是無成春通未有成爲之貴成及其成反于無成故功成而不居是以不去無生日極則亥月滿則虧極之徒及滿之徒虧巨之徒滅謂能立大功也春通自大者無功自卑而人敬尊故巨者爲滅如日月之紀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天地忘其唯忘已乎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譽之不其唯忘已乎沮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但無心而待則淑然和美善惡

朱長春評天維地載一段言至微功至微者之靈靈莊之扶搖孟之直養

趙用賢評或者指言或搖

自清也春通濁以靜徐清至無以勿言爲事成察而人用心若鏡也道在虛一徵之無聽辨無以勿譽之言以爲事成功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萬物之歸當順而容之其美之與惡終自顯見也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沈矣夫天不墜地不沈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天張於上地設於下自古及今而不沈墜者必有神靈維載之故又况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靈鼓之動也必有以而動也春通莊子天其運乎以靈鼓乎吾夫不能自搖者人或搖之無識之物皆得之自然夫不能自搖者不能自搖有時而動則物搖之也春通帝夫或者何若然者也風出乎震歸性復命成始成終



之或言天地  
尚有所以維  
載之者凡人  
魯無治之者  
故問治之者  
狀下遂詳無  
聲無臭之妙  
而口耳目手  
足本之注非

時搖動誰  
使然也  
視則不見聽則不聞  
謂灑乎天下  
滿風之  
滿天不見其塞  
風無塵集於顏色  
寒者遇風則色慘  
熱者遇之則清也  
知於肌膚  
雖肌膚能覺風  
責其往來莫知其時  
責問其往來  
薄乎其方也  
謂遇方  
轉乎其圓也  
韓復貌謂遇  
圓則為圓也  
韓韓  
乎莫得其門  
雖復圓轉終  
不見其門也  
故口為聲也耳為聽也目  
有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  
今夫口  
各有其在非徒然也必精神之比夫事物之動搖則  
風使之然然求風則不得語神亦不見之也春演或  
之為言至妙也生天生地生入天地且不能違而况  
人乎妙于有妙于無以清以寧以靈太極也或維或  
載或搖大極本無極也不見不聞灑滿天下無而有  
矣顏色肌膚往來莫知時有又無矣有無合一聽之

劉勰評儀  
官之迹

趙用賢評耳  
一讀屬上句  
為是

于或故以乍方乍圓而五體萬事物各自司其用我  
無為焉矣此謂若然若然者自然也將名之神名之  
氣不得強而當生者生當死者死或死或生亦  
名之曰道  
西有東各死其鄉  
雖其所居有東西之異至  
置常立  
儀能守貞乎  
人人理則置之常法立之  
常事通道能  
官人乎  
有能守其常事隨時變通不  
故書其惡者言  
其薄者上聖之人  
聖通也既設法以教之立官以主  
之居上者然後  
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  
化而通之也  
口之習也手之指也終不徒然必以  
耳發於名聲  
之事物之至或以手指之或以口命之  
凝於體色此其可論者也  
名聲之至耳聽之內流於  
心外凝結於體色如此者



沈維垣評巧  
不諭一句可  
悟全文

性之敬惠故可不發於名聲不凝於體色此其不可  
以德義告諭也。不發於名聲不凝於體色此其不可  
諭者也。不發不凝所謂頑鄙者也。故不可告諭也。春  
非其至也。可書與言皆其鬼鬼惡薄也。上聖之人惡  
以言哉。死者為生平生者為死乎。死生有鄉而無鄉  
神矣。微乎故有可因者。口手之至于物則神命之耳。  
所謂發各聲疑體色者也。大匠之規矩而巧不諭也。  
然而論不存不論不亡。懸以待人存亦可亡亦可。人  
亦自具兩至之。至于百世而聖同且暮而知解何待  
顧問哉。善濟者水自和善宜者神自祥舟筏所濟而  
非所以濟也。無適而若有適彼其妙于適之神乎。渡  
舍筏行遺履直而往耳。彼之解衆之不解也。而解衆  
之不解然後明觸之利至則至人獨解故遺諭教矣。  
遺諭不可論兩過則相視而笑莫逆于心人也。安知  
其笑之莫逆哉。見堯于羨見文于琴。至于至常自至  
無日與其人在矣。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  
吾有不亡者存。

蘇軾評不可  
言指是一是  
二

黃震評遊乎  
無方

謂人可誘令至於所欲至如此者故曰濟於舟者和  
存亡教故教存亦可教亡亦可也。故曰濟於舟者和  
於水矣。水和靜無有波浪則能濟舟。義於人者祥其神矣。  
神與之福祥也。續按言聖人口不先言乎不先指俟  
物至而後應之耳。蓋可言可指者易知而不可言不  
可指者難知其所以然難知亦不係教否故能濟舟  
者必得載舟水之理能應物者必得寓物神之妙神  
即所以事有適而無適。常者若無適然若有適。解  
不可解而後解。雖時有適潛默周密人莫知其由然  
故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周密若結故為善乎毋  
提提為不善乎將陷於刑。提提謂有所揚舉也。欲為  
舉欲為不善又善不善取信而止矣。善與不善是以  
恐陷於刑罰也。善不善取信而止矣。為物所信則止



何俊良評高言一何綺

今按商字華本皆作交

矣。此言可以為善。不善之取也。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懸乎日月，無已也。左陽謂善也，右陰謂不善也。言處陰陽之中，得其正而止。若能常得中，則名與日月俱懸而無已時。愕愕者，不以天下為憂。愕愕，守正者。志天下，故不憂也。刺刺者，不以萬物為筴。刺，刺操求。自謂智謀之士，能忘智。當操求物理，而經營切為筴也。春通忘。天下干天下，因物付物，故有愕愕之廣，無刺刺之孰切。刺刺，物有刺心也。為筴，因物以應筴，我無心也。孰能弃刺刺而為愕愕乎？智者勞而失惠，愚者佚而歸之也。難言憲術。須同而出。凡為法術，必重難，須同眾心，然後出之矣。春演天地覆墜，不以易吾事，同歸一致。天下何思慮，知者失之，謀者敗之。去知遺謀，成然人無已。適適，內固一而外同出，可以盡年，可以應王。無益言，無損言，近可以免。損益之事，當潛而為之。又日何謀，此慎密之至。春通難言。

沈與新許何知何謀淵然莫測

湯慎奇天視民視憲同出則壁可請矣奇文至理

憲術同出，即下論而用也。人君陳憲布法，必以難慎之心。言而議之，詢謀僉同，而後出。出而一定，無益無損。可免于更張矣。近，庶也。故曰：知何知乎？謀何謀乎？雖知之，常曰：常曰：何謀此。審而密之至。審而出者，彼自來。於彼故自來。自知，慎密之至。審而出者，彼自來。審而密之至。審而出者，彼自來。於彼故自來。自知，日稽。自知，則能考彼矣。知人曰濟。知人，則能可以濟同。不以人稽。知苟適，可為天下周。道也。若此，可為天下之周。乃濟。知苟適，可為天下周。道也。若此，可為天下之周。慎，內固之一，可為長久。適可以知內自論而用之。可也。以為天下王。既固於心，度時論用。天之視而精。既可下，則於天道。故四壁而知請。四壁，周禮所謂四珪有。即於壁，故曰四壁。既能知天，則壤土而與生。天既降。祭以四壁，而祈請其福祥也。壤土而與生。天既降。祭以四壁，而祈請其福祥也。



土為之生。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風動波應。大小唯所。

欲適。天地之應。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聖人亦猶是也。

曰篡也。臣代於君。必是篡。何能歌。武王是也。武王以臣代君。

則非篡也。謂之篡之。豈能使紂之象前。故曰孰能去。歌後舞乎。則武王以臣代君。於理是也。

辯與巧而還與眾人同道。武王伐紂。所以不為篡者。則以紂恃其辯巧。自異於

物。逆天絕理。毒流四海。故也。向能去其辯巧。與眾同。道。何武王之敢窺哉。雖欲代之。故得篡名。春通。天於

穆而視。精能知。請能與生。知以無知。與以無與。風蓬。水湧。莫知然而然。扶搖朝宗。其所適如是。自如是而

已矣。常曰父子世變。曰君臣革。革之順天。應人大矣。哉。物運之自然。其皆不可知乎。不可辯巧謀乎。同道

于眾。合道于天。曰吾何以。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知道之不背人哉。以天。

楊慎評篡河  
歌衆人之心  
何知新不可  
美楊雅則幾  
于巧辨

朱養純評惟  
合天斯問衆

葉水心評世  
人於名利耽  
逐反是醒眼

沈與新評正  
是豈焉高著

行修者王道狹。思索太精則矜。卧名利者寫生危。猶

息也。寫猶除也。能息名利。則除身之危。春通。明牖于。思。太精則神苦而衰。王道本于行。太修則德孤而狹。

名利生之所不得免也。而不可久。狗也。宿而卧。則知。盡于物而危于生。寫盡也。下數句。皆申承上意。

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為阻也。周其智於六。合則神傷竭。

故於其生。持而滿之。乃其殆也。持滿者善。名滿于天。有阻難也。

下不若其已也。名滿于天下。則名進而身退。天之道。未。有能名。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

也。身俱進者。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則敗。人。故

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嫁子於滿盛之。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

人。不可與交。交於驕暴。則道之大如天。無不其廣如。危凶及已也。



地無不其重如石萬人之力不能舉也其輕如羽一人載之不能

天如地如石如羽所謂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其為道屢遷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

何道之近而莫之與能服也服行棄近而就遠何以

費力也道近在身不能求之於已而整故曰欲愛吾

身其文瀾先知吾情知已情則能君親六合以考內身遍六

種一考之於身身皆備之則何須奔身而遠以此

知象乃知行情於身知象乃既知行情乃知養生知

情則不違理不違理則生全故曰乃知養生春通情

乃知養生莊子曰左右前後周而復所行身之道或

以恬養知知養恬左右前後周而復所

梅士亨評以此考身則身大以此行情則情真君子反身而誠聖人形色踐性只緣灼見生源

作令本

如樞評無遷把術乃歸于中

前後行之既周執儀服象敬迎來者執常儀行常象

敬而令夫來者必道其道上道從也將來之理必道

而何來乎有來者有所為來者來者吾敬儀象以迎

而所來自各道其道若有為使而莫得其朕左右前

後四時也時平時乎時行物生而無遷無衍命乃長

久理既從道而來但遵而行之無遷和以反中形性

相葆事既安和反歸中理如此一以無貳是謂知道

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固守則道自行春

衍情引而漫也命本貞一搖于情則不固必無遷衍

而巳發之和反于未發之中則情歸于道形保于性

命乃長久道之一而無貳者無遷責其往來莫知其

無衍之謂故曰得一為天下貞

管子

卷十三

二十一



揚悅守一則期不失人亦天矣

大善本

時若責生之往索之於天與之為期求性命之理於天則期時可知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春演一其端固其守無遷無。術時以天期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敬。迎來者必道其道也。一可為也。時不可為也。守可為以待不可為之。自命于為舍。一何以哉。一則天。二則入。天無時不通人。而人自隔之也。故曰穿人日夜。人顧自塞其竅。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若女也。大明之極謂天也。大明之明非愛人不予也愛惜也。非有所隱惜。同則相從。反則相距也與天同則從。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反則距也。察今反則有距。故知古之從者以其同也春演昧道謂之不明。知道謂之大明。大明天明也。吾無自用。明而以從天之明者也。是以人而同天也。同而從其一乎古之人。模而一。今之人。點而二。是以古知不神之

沈維垣評有入于無身依於是道

按出字上脫不字

為神而今以神之為不神也故曰聖人不能違時。不失時。天下之萬物皆無之生乎。有又有之。入于無兩者同出而異名。道無也。身有也。道不可有。知身不可以無知。相終始。相生成。相未往。未來知有逆。既來如有葆葆與逆。二而非二也。一之而已矣。唯能時唯時能天。唯天能道。宇宙入乎手。萬化生于身。知此謂之。大明。大明有知無知也。從之耳。同之耳。同則一。楊慎評。白心。文至奇。無一駁語。首忽起。建當立三字。便絕纖塵。獨露其妙矣。然却有事以為白心。獨言道妙者。單識也。通篇無事不舉。終無一事出于虛無。歸于和同。洋洋海立。衆奇瀾舞。幾欲獨移文苑。又評言者。倡和之聲。何可廢。廢則無隨人一事矣。天之隨則非有隨也。事隨則失。上故不可。朱長春評。白心是道中。神物妙門。文亦是管子妙請神品。書中如此者。不數。白心。即金心。素心。胸中純白是也。純白而後神生。全神靈通。此必有本之



言。古奧權奇。疑非管氏之作。春秋戰國。未曾見此等文字。  
又評。一章總以因任。隨天為道。絕不談政術。言言皆治人事。天養生之經。命曰白心。心為真君。天與人交。獨此曰神室。白者。虛白。純白也。天之所以遊道之。所以集也。陰符之觀。天執天。聖功神明。老子早。服與天無極。莊子天門開。天光發。入於非人。人見其人。暗人合天。都此道。古至人之所修。神人之所通。術豈他乎哉。一天而已矣。子管子書為最精。其道藏為羽翼。大傳須功地。門裏堂上。種種自且暮印。解煞有得力。不解人。但是夢語。浪構。雖然秘藏也。難言矣。鬼神呵之。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校

管子卷第十三

管子卷第十四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蘆泉劉 績 增註 明西湖 朱養純元一 叅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苑也。苑。圃也。美惡賢不肖

愚俊之所生也。謂生於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流通

者也。水言材。美具備。其潤澤若氣以支。故曰水具材

也。言水材美具備。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

梅士亭評此篇論水如血氣筋脉等論甚奇以卑為道之室而王者之器更為見道之語



張榜評水備諸美又濟諸生

沈鼎新評形容水之材美

人之惡仁也。淳和也。惡。垢穢也。視之黑而白精也。視其色雖黑及揮揚

之則白如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以意量之則多少不

此者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方

不可以概注於器。滿則止。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圓

邪曲無所不流。平則止。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

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道以卑為室王以卑為器也。而水以為

都居。都聚也。水聚居於下卑也。準也者五量之宗也。水可為平準五量取則焉

故為五量。素也者五色之質也。無色謂之素。水雖無色。五色不得不成。故

為五色。淡也者五味之中也。無味謂之淡。水雖無味。五味不得平也。故為

中。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萬物取平焉。故曰準也。諸生之淡

金文

鏡全支秀華庶旄翠旌

也。能濟諸生以適。違非得失之質也。得亦自水生焉。失亦自水生焉。

故為得。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雨從天降。而亦有河

漢故水集。而藏於萬物。動植之物皆含液也。產於金石。棟金於

於天地。或有集於諸生。諸含生類皆得水而長之。故曰水神。莫不有

溜泉焉。集於草木。根得其度。得其生。華得其數。得其

謂其所故。集於草木。根得其度。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

茂。文理明者萬物莫不盡其幾。幾謂從無以適有也。及其常者

常謂長育。水之內度適也。內度謂潛潤之度也。夫玉之所貴者

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鄰近也。王

管子

楊慎評地神堅牢品云地肥上升此水之集於草木也。皆如其質以為準。根有長短。故稱度。華有多寡。故稱數。實有大小。故稱量。皆得水之神也。



郭正域評忽  
然出玉一段  
奇突

朱長春評六  
入玉人龜龍  
蟻慶思莊子  
自以為洗洋  
謬悠連行泰  
差殆不至此  
不至此乃以  
為莊子

文相適近理各堅而不感義也感屈聚也廉而不劓  
 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  
 取適玉病也以其精神故不掩瑕適茂華光澤竝通而不相陵容也即  
 之其音清博徹遠純而不殺辭也象古君子之辭也是以人  
 主貴之藏以為寶剖以為符瑞九德出焉人主所以寶而藏之  
 為符瑞九德之故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陰陽交感  
 也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咀咀口和嚼之謂三月之  
 胚渾初凝類曰五藏五味出於五藏後也春通未有  
 口所嚼食也五藏之形而咀中五味已具五  
 藏之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

朱養純評上  
言至此言人  
人生于五行  
而水為之凝  
可參精氣為  
物之旨  
之子肺發為竅下有  
竅乃古一何且補

具而後生肉脾生隔隔在脾上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  
 革皮心生肉春通五藏所主與內經及他書都不同隔腦二藏是創言五肉已具  
 而後發為九竅脾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  
 為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  
 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  
 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麤也  
 察於微眇故修要之精言精思是理修要妙之精也是以水集於  
 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為人蹇停也言精液凝停則為人也而九竅  
 五慮出焉五慮謂耳目鼻口心也此乃其精也九竅五慮是身之精精麤



趙用賢評此言水之精粗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注俱非

葉水心評五丁六甲護之而行

注於日諸事於自善本

音訛

濁蹇能存而不能忘者也。謂人之稟氣麤濁而蹇伏  
 闇能存而能亡者，蒼龜與龍是也。言龜龍稟氣微眇，悠遠而暗冥，故能  
 存亡而為龜，生於水，發之於火。謂卜者以火鑽灼之於是為萬  
 物先為禍福正。謂龜得水、火之靈，故先知龍生於水，  
 被五色而游，故神之靈，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蠶。蠶、蠋、蠶中蟲  
 欲大則藏於天下。言能隱覆天下欲尚則凌於雲氣。尚上欲  
 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隨時而變，不期於日上下無時，謂之  
 神龜與龍，伏闇能存而能亡者也。或世見。謂下谷不  
 地。或世不見者。謂涸川水有時而絕生螭與慶忌。世不見生螭

李泌評更神怪妖幻

張榜評水無理不具非神不則

也。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謂涸澤中有谷有水，谷不徙而水不絕也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  
 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  
 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  
 螭。螭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  
 之，可以取魚鱉。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麤濁  
 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伏闇能存而能亡者，  
 蒼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螭與慶忌，故人皆服之。  
 謂服用水，而管子則之。言管子獨能知水法則也人皆有之，莫不而管







穢民心易則行無邪。易首則無邪也。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

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樞主運轉者也。言欲轉化於人。但則水之

理故曰其樞在水也。

朱長春評管子書全篇大文字甚少。有則韓非呂覽之下流也。獨水地奇恠恠。戰國古文之尤。莊子馬蹄諸篇是論體有迹可尋。蘓秦六說博辨。猶在方之內。此絕不似人間所有。水地是志體。故與他文不同。然貨殖頗相類。却有將建旗揮權手段。又有變陣奇正韜略。

又評管子以之。管子則之。明非管子著篇篇中亦只二語借名耳。他都不涉才人。立題自發其奇。而附之書者。又評水地絕奇。百氏自火後存者。莊子一考工二管子三。如此篇便直與莊配郊。但有天人之分耳。莊言風大奇。猶數行。考工敘一物一品。而博比變

化亦未有此汎濫。如百谷注。海然極變。致而無持義。所以不如道遙齊物。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管子曰。令有時。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

以來。視謂觀而察之。若不得時。則必觀察其聽致。改革以順天道之來也。五漫漫六昏

昏孰知之哉。漫漫曠遠貌。昏昏微暗貌。五謂每時之既漫且昏。故知之者少也。春通五運六氣。漫漫昏昏。唯

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

國家乃路。路謂失其常居也。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言能信

之道。則而行之。四時曰正。順行四時之令曰正也。其王信明聖

者。曰明日聖也。

聽一本心所

蘇軾評語有韻



孔穎達評臣  
正必由明聖  
來

沈鼎新評使  
能聽信使令  
天

管子 卷一 四

善正

其臣乃正。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聖也。春通四時效  
信也。天懸象為明。地產育為聖。記曰產萬物者聖也。  
二氣推遷。日往月來。南至短。北至長。三五盈。三五闕。  
信明矣。九丘奠阜。百昌彙生。山有材。澤有道。上田麥。  
下田稻。信聖矣。天宣其氣。地消其形。天發其光。地宜  
其產。布五行於四時。和而後物生也。天地信。四時亦  
信。信故四時正。而天地常得其正也。天地君象。時臣  
象。君無為。臣有為。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  
君職常。臣職順。使能而善聽信之。謂能聽信。使能之謂明。  
聽信之謂聖。其事所以為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明  
者。天福也。使不能為昏。所以為昏。昏而忘也者皆受天禍。  
福也。使不能為昏。所以為昏。昏而忘也者皆受天禍。  
理。故受天殃也。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按勞

曾彥評運楊  
莊實

楊慎評古以  
日月星辰敬  
授人時而四  
時皆以星象  
春為時首。春  
龍七宿。東方  
故曰星

管子

卷一 四

七

而不謀。謂君見下有成。則能貴賞其功。是上能以上  
見功而賤。則為人下者直。恃其功勞。為人上者驕。不  
下功。則以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天地用陰。四  
時者。陰陽之大經也。陰陽更用於四時之間。為緯也。刑德者。四時之  
合也。刑合於秋冬。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  
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東方陰陽之氣。和雜  
定於陰陽也。春通星。日生也。春生。其時曰春。春。蠢也。時物  
陽動而陰。風生木。與骨。木為風而發暢。其氣曰風。  
寒為風也。風生木。與骨。骨亦木之類也。其德喜。而  
發出節。出。生也。言春德喜悅。時。句。其德。其事。其事號。  
長。為發生之節也。時。與下一例。其事號。



令修除神位謹禱弊梗梗塞也時方開通而有弊梗梗塞者則禱神以通道之續

按淮南子仲春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疑此乃幣更誤宗正陽春陽事故以正陽為宗

治隄防夏多水潦故於春預修隄防耕芸樹藝正津梁謂正橋梁也修

溝瀆發屋行水時方溉灌依次行而用解怨赦罪

通四方凡此皆助發生之氣然則柔風甘雨乃至柔和百姓乃

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以和為德也星者掌發為風掌主

以風發生是故春行冬政則雕肅殺之氣乘之故雕落也行秋政則霜

秋霜降時也行夏政則欲續按疑煥字誤月令行夏令煥氣早來意是故春三

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甲乙統春之三時也一政曰論幼孤舍

何俊良評言春煦然喜暖

朱養純評王政使順春時下三時亦然

續按後心母大莫母拊芋必有一誤

何俊良評言長然長境

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列次三政曰凍解修溝

瀆復亾人人之逃亾者還復之四政曰端險阻路有險阻理之使端平也修

卦疆正千伯千伯即阡陌也五政曰無殺麇天毋蹇萃絕芋

蹇拔也芋之屬其根經冬不滅五政苟時春雨乃來

春通五政按孟仲季三月分五候出五政每政一十八日參之天時初中末而以政應之所謂順天之所

以來合於時則生福也非漫敘不次知者精以治身緒以治國南方曰日南方大陽故為日也

其時曰夏夏假也謂時物皆假大也其氣曰陽夏之氣也陽生火與氣

陽為鬱熱敲蒸其德施舍修樂施舍謂施爵祿舍謂通罪修樂謂作樂以修

輔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順鄉謂不違土俗之宜也謹修



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陽氣主仁故行九暑乃至

九暑謂九夏之暑也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日以照育

也中央曰土土位在中央而寄王於六月承火之

也與火同土德實輔四時入出土在四時之季與之入

也以風雨節土益力土德雨遍益其生植之力土生

皮膚膚土所生木實成皮與肌膚其德和平用均土

不載無不生故中正無私位居中正實輔四時此言

德也春靡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藏言土之四時皆

績按此言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言土輔成也

土在木  
心王在

何俊良評言  
中央溫和均  
殖

楊慎評之  
所養其廣故  
為歲德

發發  
字

程敏政評政  
與夏時同開

然後寒極而成此謂歲德言土能成日掌賞賞為暑

得賞則熱歲掌和和為雨和則陰陽夏行春政則風

風主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霜氣肅殺是故夏三

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

舉之二政曰開九墳久墳瘞之處發故屋辟故窳以

假貸辟開三政曰令禁扇去笠禁扇去笠者不欲母

扱免禁扱枉免祖者亦不除急漏田廬田中之廬欲

惡盛陽之氣也春通禁扇笠無扱免止中時非通三

月行之蓋處必掩身候與方時雨壯居惡其漏而濕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



政曰令禁置設禽獸謂設置以取禽獸也毋殺飛鳥五政苟時

夏雨乃至也西方曰辰辰星月交會也秋陰陽適中故為辰其時曰秋

秋擘也時物成熟擘斂之其氣曰陰秋之氣也陰生金與甲陰氣凝結金為瓜其德憂哀靜正嚴順秋氣悽惻故以憂恤哀

甲也嚴順謂德雖嚴然居不敢淫佚順秋氣而靜居不敢為淫佚過失也其

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謂順時理軍旅聚而收之也春通旅即聚

也下曰順旅農羣幹衆勤于穡斂之務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羣幹衆有

人當賞之聚彼羣材材謂可以充兵器百物乃收使民毋

怠時云收斂出師故聚裝人無懈怠所惡其察所欲必得察所惡之方而伐之

則得其所欲也我信則克我誠信故能克敵春通秋令肅日時察守義察其所惡必得其所欲義蓋以輔仁也非誠信行之不克信實也春舒華秋成實此謂辰德辰以收斂

也辰掌收收為陰收聚冬閉藏故為陰秋行春政則榮春發也行

夏政則水夏多行水潦也行冬政則耗冬肅殺損耗也是故秋三月

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博長姦邪故禁之圍小

辯鬪譯蹠小辯則利口覆國及譯傳言語相疾忌為鬪訟者皆當禁圍之也二政曰

毋見五兵之刃時或出師掩襲故藏五兵之刃也春得已而用之也故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

缺塞拆師旅營農當慎收之秋方閉藏故令補缺塞拆也五政曰修牆垣周

張嶠評俱是收斂之政

既

月李廷

朱長春評明于天曰星不明處曰辰星陽辰陰星春辰秋

何俊良言秋肅然嚴慘

十



性善本

管子

卷十四

門閭亦所以助閉藏之氣五政苟時五穀皆入北方日月北方太陰

何俊良評言冬肅然密

故為其時曰冬冬中言藏收萬物於中也其氣曰寒冬之氣也寒生

水與血寒釋則水流血亦水之類其德淳越溫怒周密冬時花葉凋落唯根

幹存焉故以淳質為德越散也冬既閉藏時則入於怯嗇故令散施為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溫周密者

眾陰之閉藏也其事號令修禁徙民令靜止時方休息故禁人私徙令為靜

止地乃不泄冬令行故地不泄也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

氣陰氣主殺故斷刑致罪以符之大寒乃至甲兵乃強五穀乃熟國

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以閉藏罰罪為德也月掌罰罰

為寒罰則殺物故為寒也冬行春政則泄春陽氣發泄也行夏政則雷

水善本也

姚樞評宛然休息不擾

夏雷行秋政則早謂冬氣早也是故冬三月以壬水之日

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

祀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謂銅銀之屬藏在山者川藏謂珠玉之屬藏在川者也四政曰捕姦遁得盜賊分異謂離居者五政

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圉分異謂銅銀之屬藏在山者川藏謂珠玉之屬藏在川者也四政曰捕姦遁得盜賊分異謂離居者五政

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是故春凋秋榮

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氣反時則為賊害也刑德易節

失次則賊氣邀至賊氣邀至則國多菑殃是故聖王

務時而寄政焉謂順時而立政作教而寄武因教而習武也作祀而

若雷

楊慎評冬時閉固勿發藏以養春氣唯不過乃有節春能發出小過大過雷為之苗也故曰治入食人莫若雷

管子

卷十四

十一



沈鼎新評五行與五事微應原提非聖王不能正時布憲相民應天以免天地之誅

寄德焉。謂設祭以顯德。則神歆也。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天地之行唯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失則當受罰。以其所類而與惡也。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日惡風且矣。方生之物皆枯悴矣。此失是故聖王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強。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亾。道生天

朱養純評德刑順時刑亦歸德

地。道者自然能。德出賢人。德者賢人所修。道生德。法則成。德生正。德修則正。正生事。正直則事。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謂刑於冬而休息也。刑德不失。四時如一。皆順時而成。故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也。鄉方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月旬政異。故王事必理。以為久長。王者行事必順三政。日三政也。不中者。失理者亾。中猶合也。不合三政者。則無違失其理。必敗亾。國有四時。固執王事。以輔行王事。四守有所。謂守四時。三政。執輔。輔行已德也。

三善本

卷十四

三

三



梅士享評古者民不知敬時故四時之政為最詳  
三代以來晦蝕於三正之迭用商以丑為正春在  
季冬周以子為正春在仲冬然則春夏秋冬之序  
移憲天之政必有移于不通之節者故古制若存  
若亡管子幼官四時五行禁藏輕重已諸篇所載  
及呂不韋月令所紀皆古制也漢仍秦制以建亥  
之月為首去古愈遠高帝時趙堯舉春李舜舉夏  
倪湯舉秋貢禹舉冬雖四人各職一時而節令愈  
謬故孝文帝時以二月施惠于天下賜孝弟力田  
及罷軍卒祠死事者太子家令晁錯以為頗非其  
時奏言其狀夫德賞非時尚于時  
令况刑殺乎益以見四時宜正也  
朱長春評古列國每月告朔而頒于民則并以月  
正時令布憲以下相民而上應天故小正幼官四  
時月令皆王公所重後世一務于刑政而君與天  
民絕不通上無裁贊下無左右而國多祲饑民乃  
天札厲疾不遂其生矣于是歲時風土田家五行  
四民月令紛紛作于下以自救也其至則陰符大

記規中衛生歌起居法則聖人神道之  
設精之可以采真粗之亦不失盡年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朱長春評五行篇前文如  
冒敘指天人  
合發之數文  
辭玄簡不易  
論經內經陰  
符不知也後  
五列列令官  
敬授之修微  
而不精然多  
奇文爾雅之  
流意其逸古  
傳耶太史公  
次六家陰陽

一者本也。本農二者器也。器所以理農三者克也。克謂  
人。力能稱。桑也。治者四也。人既務本設教者五也。人既奉  
禮義。治以理之也。立者七也。法則以  
教之。則設官以守之。前者八也。既能立功立事可與前王比隆春通萬  
事。物本乎天。一者本也。形而下為之器。二  
者器也。人並立而為三。塞乎天地之間。三者克也。天  
地生人。人贊天地。三才建而後治。教守立焉。前終王  
道之始。終也。上行七。稽。終者九也。既能與前王比隆  
古聖為前。垂後王為終。可謂王道之終也。  
十者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立五行之官。分掌六府也。五聲於六







梅士亭評五  
行人生以後  
之制用也天  
地一陰陽陰  
陽之生人和  
則生不和則  
不生是和也  
不可按以形  
而可調以情  
不可呼以聲  
而可迎以音  
故五音為天  
地元聲六律  
為萬事根本

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是以其鬼不祟其神不靈。筮卜何假哉。黃帝道之祖也。道無為而天下治。故上言其道。下言其治。此中曰修樂水上待天。日及視五藏不親。曰治祀下觀地位。所以為神虛之合。玄矣。微矣。內者精以已合而有常。神既合聚而饗。祿有為。緒外者不知。已合而有常。則風雨得其常也。有

常而有經。風雨有常。百貨成。而常經不失也。審合其聲。修十二鍾。以

律人情。不失其經。則庶績咸通。故可審合理世之聲。以成安樂之音。然後十二鍾以播其音。音之

高下。皆法人。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則物理。情律法也。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則物理。

極。極於物理。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可謂有德也。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

之於民。天氣以積陽成德。故通陽氣。然後能事。通乎。天。又經緯日月之時。使人用之也。通乎。

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離。地以積陰成。體。故通陰氣。

下善本

成卿按曰當  
作白

孔穎達評六  
相具上下五  
行之吏

然後能下地。又經緯星曆。通若道。然後有行。言能通。之節氣。視知其離。絕也。通若道。然後有行。言能通。

天地之道。然後。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既通天地。所行不失也。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既通天地。

行無不當。故龜。黃帝澤參治之至也。黃帝雖通天地。筮不能為卜。兆。黃帝澤參治之至也。黃帝雖通天地。

日。澤以得萬靈之情。可謂理之至也。春。漢天積陽。陽。主動。動者之生。地積陰。陰主靜。靜者之歛。一日一夜。

一作一息。成。生異焉。動靜分焉。離合在焉。推之。月如。是。歲如是。歲月日時。人天合符。人而神通之矣。至誠。

前知。卜筮云乎哉。此理陰符。參同契之要。歸元于。易。不知易。不知天地。不知神陰符。黃帝之遺書也。昔

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辨於東方。續按一本奢。得祝融。而辨於南方。

得大封。而辨於西方。得后土。而辨於北方。黃帝得六。



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

天時之所當也。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廩給也。謂開廩以給人。奢

龍辯乎東方。故使為土師。土師即司空也。祝融辯乎南方。故

使為司徒。謂主徒眾使務農也。大封辯於西方。故使為司馬。主兵

馬以出征。后土辯乎北方。故使為李。李徵官也。取使象水之平也。是故

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春

布五行于四時。黃帝所以得六相而天地治也。即四時而天地分。天地合。大之一歲。小之一日。人無息不

通天地。不具四時。故曰黃帝接萬靈于明廷。此與神通之驗矣。後言道者祖之。昔者黃帝以

其緩急作五聲。調政理之緩急作五聲也。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

朱長春評緩急陰陽之數也。陽緩陰急。分布四時而

曰青鍾大音。大音東方鍾名。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灑光。

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自大音重心已下皆鍾名。其義

則未聞。春通大音。春為元。元大也。重心夏為離。主火離上下皆火。重心也。灑光土寄旺四時。主于夏季。夏

為朱明。土潤大雨。灑光也。水制火之義。上合水火者也。昧其明于時。秋于日晡。以後日光漸斂。隱其常。冬

為常。為玄冥。動靜之根。天地之常。故曰貞。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

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謂

甘露醴泉之類也。春通人身一天地。陰符曰合發。參

同曰天符。能調則合而符矣。符則天地與人參而生。美。生獨陽乎哉。陽生陰。日至。猪甲子木行御。謂春日

陰生。陽相生而後美。甲子。用水行御時也。春通聖人裁成輔相。以左右民。不過調陰陽五行而已。二五之氣。人與天調。有不調

朱養純評五官五行五聲配合天然

五行周焉五。吉生于五行。總生二氣。故曰緩急作五聲。言五本于二也。



張嶠評合注  
區別以迎春

張嶠評合注  
揚其生非去

趙用賢評自  
甲子起周一

而王者為調之。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謂內侍之官也。

總別列爵。謂總別等列之爵也。論賢不肖士吏。論士吏之賢與不肖當有所黜

也。賦秘賜。秘藏之物出而賦賜之也。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

數。故粟陳也。以田數多少。出國衡順山林禁民斬木

所以愛艸木也。然則冰解而凍釋艸木區萌。萌牙區別而生

也。贖蠶蟲卵菱。贖猶去也。卵息菱芡也。皆早春而生也。春辟勿時。春當耕闢

無得不。苗足本。足猶擁也。春生之及時也。不糶雛穀。糶殺也。雛隨母

者。不天麇廩母傳速。麇廩子也。言天傷之春通春日遲遲順無急令。凶傷緇

緇。緇緇之嬰孩。無得傷損也。時則不凋。若能行上事春則繁茂而不凋枯也。七十二

日而畢。春當九十月而今七十二日而畢者則季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睹丙子火

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內御。行人行使之官也。令掘溝澮津

舊塗。舊塗謂先時濟水處。當設其津梁也。發臧任君賜賞。任委也。臧中委積物當發

用之。即以克。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游馳謂游戲馳馬也。春通陰從

動靜相乘。人道合天。出皮弊命行人修春秋之禮於

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春秋三時聘問之禮。然則天無疾

風艸木發奮鬱氣息。謂鬱蒸之氣止息也。民不疾而榮華蕃七

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

內御。命司徒御理夏政也。不誅不貞。貞正也。大陽用事時方長育故無所誅戮無責正以

張嶠評合注  
靜養以迎中  
央土

張嶠評合注  
發揚以迎夏  
火

甲子六十日  
又零十二日  
丙子故曰七  
十二日而畢  
蓋五七三百  
五十日又二  
五為十日一  
年之數也註  
非



助養夏時農事尤盛農事為敬順而敬之也大揚惠言言大舉仁惠之事也

寬刑緩罪人皆所以助養氣也出國司徒令命順民之功

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陰氣方生故靜居以遵也而農夫修其

功力極然則天為粵宛粵厚也宛順也天為厚順不逆時氣也州木養

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親

諸侯和七十二日而畢賭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

祝宗選禽獸之禁禁謂牢圜園所養擬供祭祀也五穀之先熟者先

稷也則黍稷也而薦之祖廟與五祀五祀謂門行戶竈中靈鬼神饗其氣

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則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

沈鼎新評土以成四氣猶之信以貫四德

張嶠評令主歛息以迎秋金

左右司馬衍組甲厲兵組甲謂以組貫甲也合什為伍謂立十人之長

為伍以修於四境之內諛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

殺歛也諛悅順貌有事謂出師以伐不服象天地殺歛也然則晝灸陽夕下

露地競環環灸實貌方秋之時晝則暴灸夕則下寒露而潤之陰陽更生故地交競而灸實

五穀鄰熟鄰緊也陰陽氣足故緊熟春通地質堅剛日競氣歛還為環五穀次收日鄰熟鄰相

比艸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畢賭壬子

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

而止使人御理冬政其閉藏之氣足則發令休止也其氣不足則發擗瀆盜

賊擗謂遮禁也羣聚之謂其閉藏之氣不足則擗防盜賊以助其閉藏之也數剝竹箭言數

水

張嶠評令主休藏以迎冬水

摘許或切閉上声勁



剝削竹箭以爲矢也伐檀柘以爲弓也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

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貴天地閉藏故

也春演生氣泄殺氣藏泄盛虛藏實之驗之不足

者驗天地之氣藏也藏足者來復歸根所謂暢月是

也陽氣生而止不助以殺不足者陰內疏而不窒陽

外游而不反必助陰抑陽遏使下藏閉盜賊之中瀉

殺草木鳥獸之外榮是爲貴藏也以殺得生殺

中之生貞下之元也調贊氣化以養元之道然則

賸音讀  
朱養和評段  
段與壯出令  
相反則政失  
而災至

羽卵者不段段謂雜毛胎者不賸賸謂胎騶婦不銷

弃騶古孕字銷草木根本美閉藏實堅則根本美凡

七十二日而畢賭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

而大斬伐傷此已下言逆時君危不殺太子危家人

夫人死若君雖危而不見殺則又太不然則長子死

如無家人夫人七十二日而畢逆氣亦畢於賭丙子

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札苗死民厲札天死也厲

緩而乃急故有七十二日而畢賭戊子土行御天子

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土方用事而修宮室以動外築

城郭臣死築城郭動土七十二日而畢土旺在六月

日者則每季賭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

戰而敗士死喪執政時方收斂而乃攻山擊七十二

日而畢賭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大水王后夫人

石故致兵器之禍也

而乃攻山擊

而乃攻山擊

葉水心評逆  
氣不祥



薨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臙臙婦銷奔草木根本  
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朱長春評幼官四時五行三篇皆小政之演王者時政之餘其言幼官瞻而宕五行嚴而精都間用奇似勝呂覽呂覽大而詳為正耳立天之道以定人也精治身緒為國故先言道後言政又許月令中央土寄於夏季土無定位又從生故也天地為陰陽之根分之四時列之五行然而土即地也以氣無質形有質有質則有位而四氣又各成於土是以配列為五子不離母耳必別土與四氣分位母子反相離而春夏秋冬元亨利貞之候運皆舛豈造化所以成歲哉四時屬四象而土居中中以合四不以四分相分不為中也七十二日五分五行理數之不可信天地不可紀而曆象不可推乾坤幾于毀矣何也有乾無坤兩儀不立四象何生禮運曰布五行于四時和而後月生不

布不和則十二月不序而四時舛故知母受氣于父地受氣于天受而布四時一母生四子之說也母以生而配父者也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按

管子卷第十四

管子

卷十四

十



